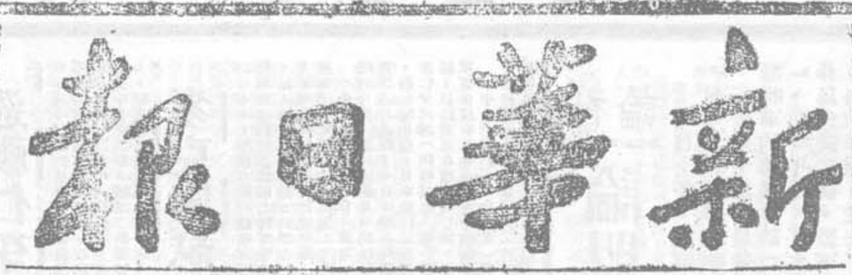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四五九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　廣告價目













呂宋美軍推進內陸
離馬尼剌不滿百哩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路透電）紐約今日廣播：呂宋島美軍已從原有的灘頭陣地向南推進十八到二十英里。據麥克阿瑟總部消息：證佈達屈已使美第六軍前鋒離馬尼剌不到九十英里，越過城鎮與村落約三十處。

（中央社呂宋島十日路透電）美空軍發現日援軍已由馬尼剌經約八打厂港，續向呂宋島中部的平原移動，麥克阿瑟將軍認為之繼以馬尼剌和呂宋之戰將轉移開始矣。

（中央社呂宋島美軍合衆社隨軍記者十日電）美軍一師已從仁牙因灣向內陸推進十英里。（菲島盟軍總部電）總部公報：美軍在近二十四小時內，從仁牙因灣海灘向內陸推進四英里，佔領仁牙因機場和城鎮四處。

（中央社訊）據東京十一日廣播菲律賓某地電：昨日中午「敵」強大局部攻入日軍陣地陸，仁牙因灣展開劇烈血戰。今日下午四時，「敵」軍由聖斐南多向北推進，「敵」一部曾攻入日軍陣地的足角。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路透電）澳洲代表聯盟時今日說：澳洲騎和步軍並肩作戰，擔當從日軍手中奪回菲律賓的極重大的任務。

（中央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十日路透電）總部今日公報：盟軍十日在幾內亞伊勢日軍戰事中，擊斃四百零二人，俘虜二十七人，盟方大隊飛機襲擊沸古與卡灘機場，沒有遇到抵抗。

巡視仁牙因灘頭

（中央社呂宋島十日合衆社隨軍記者）記者巡視美軍在仁牙因灣所佔據的灘頭陣地時，曾見我部隊裝甲武器和供應物資源源運載岸上，數量之大，是以前任何太平洋戰役所不及。前方傳來報訊：我軍至今只遇到極微弱的抵抗，我一師團只有三人陣亡，就是在登陸時落水而死的。低海灘一帶登陸船隻，不時觸到暗礁，卸運坦克、家具和供應物資登陸，阻礙當在海灘及方圓幾路，加速將供應品運到前方，各型小船在大船羣中來回航行，很是忙碌，海上波濤使卸運感到相當困難。海灘北面，我砲艦向山中發砲轟擊。據云：該區日方集有重兵，也有砲兵在內，這裡還日當空，氣候晴朗，天氣燥熱，但不聞人，記者在海灘巡視的一小時內，沒有看見任何日機敢飛近我軍陸地。

麥克阿瑟論軍情

（中央社華盛頓十日合衆電）麥克阿瑟將軍說：在進攻雷伊泰島時，他相信日軍在島上的實力約二十二萬五千人，雷島戰役使日本死傷約十一萬三千人，使日軍原有實力減少一半。但日本必由中國台灣和日本本土增援。華府觀察家不認為呂宋島的日軍少於八個到十個師團。（菲島盟軍總部九日電）麥克阿瑟將軍和參謀長秦瑟蘭上將等乘攻擊艦登陸，他在巡視灘頭之後，對於至今為止的戰事進展表示滿意。並且說：敵人顯然沒有準備，我軍在仁牙因區登陸，我方登陸因有這種戰略上的出奇制勝，所以損失輕微。敵人的主要增援和供應路線已被切斷，所以他們現在呂宋的資源從事呂宋島上的陸上爭奪戰，因為他們的後門已被封閉，所以菲律賓控制太平洋的決戰已有把握了。

（中央社華盛頓十日合衆電）美國權威軍事觀察家說：呂宋登陸的美軍，現在可能在灘頭陣地以內十英里的河谷和沼澤區遭遇日軍的最猛烈抵抗。日軍已知在海灘作猛烈抵抗的無效，因為美軍在登陸前已予以這樣猛烈的轟炸了。日軍現在知道在內陸建立主要防線，這樣使我們難於發現而且難於用海軍砲火射擊。觀察家相信，日軍企圖阻止美軍前進的兵力約共五個或六個集中部隊，第一批部隊可能駐防在仁牙因灣（阿格諾河一帶）後方；第二批部隊在打拉北地區，用來發動側擊；第三批部隊駐在呂宋島極北部，以防美軍在這方面登陸，但日軍不能迅速調動那樣多軍隊，因為地形崎嶇，而且有叢林，行動很困難，自保衛，保護馬尼剌區域。

（中央社紐約十日合衆電）美政府較有權威的德國新聞社戰線報導：菲島日軍前線司令本間中將世：「敵軍」登陸呂宋的意義不可忽視，本間接見德國新聞社駐東京記者說：日本主力艦隊今日可能採取積極行動，將在這大戰區給予「敵」人以類似艾森豪威爾部隊在歐洲所遭受的同樣猛擊。

藍鋼斯丹 在太平洋陣亡

美海軍陸戰隊總部代表

（中央社華盛頓十一日路透電）陸軍部今日宣佈：藍鋼斯丹二級上將在作戰中死亡，並深表追悼。他是在一月六日在太平洋作戰的一艘美艦的艦橋被敵機擊中死亡。他在一九四三年曾任爲駐麥克阿瑟總部的聯絡代表。麥克阿瑟將軍並擬對藍氏之遺體親自弔唁。

敵寇驚駭呂宋之戰
都喊出：日本全國已處於命運的十字路口。

（中央社舊金山十一日合衆電）合衆社在重慶收到的同盟社廣播，東京各報社論今日都以美軍在呂宋島登陸的消息為主要論題，一致指出目前的戰事極可能演成從「敵人」登陸雷伊泰以來所進行的戰鬥的最高潮。各報現在承認目前菲島戰局極端嚴重，太平洋作戰的最後結局，就決於這一呂宋爭奪戰的未來發展。朝日新聞說：目前在菲島展開的作戰將決定日本本身的命運。讀賣報知新聞說：在呂宋島的會戰，表示日本全國正處於命運的十字路口。

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
李四光教授學術講演

他從地質力學觀點上看中國山脈的形成，說到蔡先生時時刻刻着眼於世界問題與中國的關聯上來探索問題，並且大談「變」的道理，說泰山石也天天在變，認爲它是一成「不變」，那是大錯特錯了。

（本報特寫）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同學會昨（十一）天聯合舉行蔡元培先生誕辰紀念會，上午九點半鐘在國民黨中宣部大禮堂舉行，到于院長、邵秘書長、王世杰部長等三百多人。陰天，落雨，大禮堂裡陰沉沉的，只能打開電燈來照亮，但後來燈又「不靈」了，黑暗很大，只剩下講台上的一枝小蠟燭，放射微小的光亮，但那亮光照着了台上的紅藍兩色旗，孫中山先生和蔡先生的遺像，和爭取民主的前途又在一起的大禮堂。

于院長講「蔡元培先生之一生」，他闡述蔡元培先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兩句話，對後人的求學應有的不對：一種是誤解成使學生無謂本位，拋棄學業；一種是誤解成使學生以為學校課目都有用之學，認為研讀本身就是一種救國運動，而置國家興亡於不聞不知。他講完話以後，主席朱家驊宣布時間很多，便請學術研究院的主講人李四光先生把他下午的講演做一個簡明提要。

他的講題是「從地質力學觀點上看中國山脈之形成」，他用很生動而通俗的話，做了一個引人入勝的闡解。

首先他說在做一個研究中國問題到的蔡先生的精神。他說：「研究世界上山脈怎樣成功和這個題目相當大，世界上大小山脈很多，中國境內大小山脈也很多，何以能夠形成這樣大大小小的山脈？這是一個國家內的問題，但是一個世界的問題。世界上的大問題不能說與小的問題來解決，要解決中國山脈問題也非解決世界上的山脈問題不可，而蔡先生就能時時刻刻的於世界與中國的關聯上來看問題。再有，這一個問題如果單單從地質學上去着眼，是不能解答，必須要運到其他科學才能解決，蔡先生爲學精神亦如此，範圍要廣泛，不要鑽只鑽進一個牛角尖裏去求問題的解決，必須得到多種學問的合作才能明白。」「從地理上看，要一國與世界的關聯；從學科上研究，從這一門與另一門的綜合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山脈形成是從地質力學方式來解決的。

他復震驚朱子說的山形成的一句話：「山如波紋狀」，但不知何以形成的，李先生認爲這是一句很內行的話。

「山是石頭構成，有的石頭如四川常見的紅色石頭，成分是砂與泥，質地比較鬆懈，如果到泰山去可以看到泰山石，質地非常堅硬，所以有些文人打比喻常說「穩如泰山磐石」。」

但是李先生非常反對這樣的說法：「如泰山磐石這句話，他說：你認為它一成不變那大錯特錯了，事實上泰山石也天天在變，一方面是受風吹雨淋，漸漸變爲泥，這是化學變化，同時地層起變化，或山地面陷下，都是天天在變化。」於是李先生給予我們一個詩人的想像：「如果人一萬年或是兩萬年的壽命，假如我們站在一個極高極高的地方，同時我們又有世界觀科的眼睛，可以看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那麼就可以看見山丘陵地便如大海波似的起伏波動。」

李四光先生便開始解說「變」的大道理。他說：我們普通的常識明是非的觀念往往有許多是錯的。「比方，固體，流質，氣質，是劃分得很清楚的，實際上不然。有一次我在小服部裡買麥芽糖，小販敲了半天，敲碎了一塊給我，我見到那兒有一個朋友走來，不大好意思了，趕忙把糖收在口袋裡，過了半天拿出時已經粘手，一拉可以拉得很長！到拉不動的時候，一打，又可以打得斷。這就是一種價奇時的演說見的東西。最近十年來歐美學者常辦一個雜誌作這種「軟性討論」，有專學行集會討論這種介乎液固之間的東西。英國物理學家以極精細的鑑以玻璃片作這種研究試驗，證明在光學上所謂平心就是，可以在五年後變形，此外有許多東西似固體，實在都是液體，很難劃分清楚。」

李四光先生拿出他身邊一塊小「寶石」，那是一塊在桂林發現的石子，是當然的石子，但中間卻曾經折了一下，摺成一個角度，據說那也是一種特殊波紋。

正說得高興的時候，台下忽然「哆！哆！」一聲，原來是坐在頭排的主席的椅子壞了，掉下去了。朱先生連忙扶起，還好，沒有受傷。台上談「變」的李先生正要結束，他的態度非常好，「小心求教，一說科學家並不能胡亂編造理由來符合一個學說，比如椅子壞了，掉下去了人，這要研究那椅子的結構，來說明那椅子爲什麼要把人掉下去不可，爲什麼那椅子非「變」不可。」

李先生在說這椅子，大家都笑了。時間的限制，李先生的題目也不能多說。散會之後，好多聽衆問到李先生，看看那塊「變」的小石塊，大家對這塊幾萬年前「變」的東西卻都很平心靜氣的欣賞，笑聲滿，接着，我看見邵力子先生也笑了，哈哈的笑聲（古甲）

× × ×

（又訊）紀念蔡先生學術講演會，午後二時，中央研究院假村地進行，請李四光先生講「從地質力學之觀點看山脈之形成」，到聽衆三百多人。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地質系同學都特地由沙坪壩趕來聽講。下午七時中央研究院和重慶北大同學會假同地舉行紀念蔡先生晚會，到會百多人，節目有果稚園演講。

魏德邁受勛
美大使代表總統授給 橡葉立功勳章

（中央社訊）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十一日晨在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部，代表羅斯福總統授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中將以橡葉立功勳章。由大使將魏氏佩帶於胸前，並宣讀總統褒獎令如下：「魏德邁將軍現年四十七歲，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出任東南亞盟軍總部副參謀長期內，立有功勛，他以傑出的才能智謀，無限的精力、忠誠、主動和優越戰略及戰術的判斷，對於東南亞軍總部健全計劃的擬訂，戰事的指揮，以及與英美良好關係的促進及保持，實有巨大貢獻。」

美機襲晚町區敵防線
陸德爾少將發表駐華美驅逐機隊上月份重大戰果。

（中央社訊）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十一日公報：十日因氣候惡劣，致阻礙空軍地面部隊作戰。我轟炸機隊重創晚町東北日軍要塞陣地，另隊我機襲擊晚町——緬斯區目標，我機又分七批在同一區域襲擊敵陣地和軍營，支持中國地面部隊作戰。這是十四航空隊，對中國境內部隊在晚町——緬斯區域，支持緬江前線的攻擊日軍防線，這增加其空中直接掩護的第二日。

（中央社訊）十四航空隊驅逐機隊總部十一日電：驅逐機隊指揮官陸德爾少將說：中國西部「攻勢性的守勢」在十二月中有重要的收穫，因為日軍對我機場和設備的襲擊減少至零，日機在中國西部的攻擊力量之所以缺乏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十二月份美機大規模在東日容中心的漢口和長沙及中國北部重要敵機場之故。漢口之役，是第十四航空隊空中優勢力量的總和，這一役並還中國戰場上正式機戰的地所擊落擊傷共毀（或可能擊毀）敵機二十七架，據海南時共毀敵日機六十六架。十二月份的戰果是毀（或可能擊毀）傷敵機一百十六架。十四航空隊除襲漢口河曲和漢口飛機場的陸空軍外，並攻擊敵鐵路運輸設備，一月份擊毀車一百三十二輛，三個月來共擊毀車三百零二輛。據驅逐機隊指揮部說：他的機隊中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機隊位於世界最長供應線最遠的一端的原故。他說：我們要從這種攻勢的攻擊收效，不僅經濟而且有效，這項對敵鐵路運輸網的採取攻勢的影響，已及於遙遠的中國南部太平洋兩方面的供應走廊。十二月份美機轟炸太原和臨汾鐵路車場和鐵路車輛等目標的效果，使敵受到極大的損失。十二月下旬美機襲擊的結果，是敵機場四處被毀，七個航空站被毀，十二月份內的鐵路設備、黃河橋樑等設備被毀，包括橋樑十二座。一月份比十一月份多。自十月一日以來，擊毀敵機八十一架，打毀十一架，擊傷橋樑七十座，擊毀敵車二百七十四輛。十二月份敵機在空戰中無損失。

美巨機從印度基地起飛
白晝轟炸馬來敵設備
英東印度艦隊已能望見蘇門答臘

（中央社華盛頓十一日路透電）美陸軍部宣佈：印度基地的超級空中堡壘，今日白晝轟炸馬來敵設備，出擊機數和轟炸目標沒有宣佈。據菲官方稱：新加坡和馬來海面的日機場或者是轟炸目標。

（英新聞處倫敦十日電）據日前發表公報，英國東印度艦隊已經望見蘇門答臘，駛經馳往蘇島時，并沒有遭遇抵抗，足見日本駐紮在該處的海空軍力量薄弱，英海軍當可自由活動於麻六甲海峽，蘇島東海岸的油站設站已受海軍轟炸。該報并說：蘇島最大煉油廠，年產原油一百萬噸，乘機油十五萬噸。

社論
論盟軍登陸呂宋

九日上午，美軍在呂宋島仁牙因灣附近各地登陸，呂宋之戰的序幕揭開了。

去年十二月最後一週，尼米茲將軍曾至菲島麥克阿瑟將軍的總部會談「會計議將來對日作戰的聯系計劃」，而新年時，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福拉塞也有曾到菲島會談之說。盟軍準備次一行動的徵候，以及進攻方向的推測，從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就在不斷的傳說開來。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聯情報部觀察家所撰「歐亞戰局透視」一文中，就指出了「太平洋上正醞釀着大事件，雙方都似乎在準備着決定性的戰鬥呢。」新年元旦德國海通社東京記者預言，「美軍就要進攻呂宋島，菲島明島『結束之前，大東亞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從這個「預言」中可以反映當時東京新年時的心情。三日，在台灣沖繩島近海發現美艦隊，又有一支特種混合部隊進入蘇祿海。同日，美軍在馬林杜格島登陸。接着，日本官方就正式表示了焦慮和惶恐。小磯在四號內閣會議上演說：「……但雷伊泰島之戰局終於未好轉，且雷伊泰之決戰有移而為呂宋決戰之形勢。」同時，就有日本召開御前會議，「日本政治上的重要事件，都曾加以檢討」之說。

然而日寇所焦慮和惶恐的呂宋之戰，終於揭開了。六日到八日，日寇已發現會攻呂宋島的美艦共有四隊，而這三天當中，有一隊已駛進仁牙因灣，集中轟炸海灘，並炮擊聖斐南多和達摩狄斯間二十七英里地帶。同時對呂宋鐵路交通系統的轟炸，也猛烈起來，到九日，已經看清四隊美艦的動向，表現出登陸已經是隨時可能的了，這時候，仁牙因灣已有兩隊會合，並集中轟炸聖伐比安和達古班兩地，第三隊則由蘇祿海面向西駛行，而在呂宋島已活動多時的特種混合艦隊，也得到至少十艘的航空母艦的增援。也就在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麥克阿瑟將軍親自督率下，迅速而順利的在聖伐比安等四處登陸。這是太平洋上的塞班、諾曼第，使用了二千五百艘船艦，但是在二十四小時內登陸的人數，則比同時間在諾曼第或雷伊泰島登陸的多。

日寇為什麼對呂宋登陸這樣焦慮和惶恐呢？從戰略上說，呂宋在日寇防禦系統的神經中樞，估了極重要的戰略地位，是日寇防守戰的神經中樞。從呂宋島的馬尼剌到佐世保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八哩，是更接近日本本土了；離中國海岸只有五百二十五英里。如果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發表一九四四年的成績時說，「我們就可返向日本本土，同時可切斷日本與東印度富島豐富軍事資源的聯系」，同時雷伊泰和麥克阿瑟將軍會談後回到華府時也說「華盛頓必須準備進攻日本，吾人必須前經中國海岸，藉以獲得可以展開我龐大部隊之陸地，吾人決利用所有之資源，而不浪費絲毫時間」，這些都指明了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動向，那末，呂宋登陸所給日寇的防禦系統的威脅，也正在這裏。呂宋島之戰的勝敗，決定着日寇是否能最後維系海上的最後一道防禦線，不致將中國大陸，日本本土暴露在盟軍的面前的。

呂宋之戰既經揭幕，今後的發展，又是如何呢？我們當然不能做無根據的揣測，只能就現況而判斷這一戰是相當艱苦和殘酷的，這一戰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這一戰可能提早結束海上的大規模戰爭，而迎接着中國大陸上的戰爭，和大陸上的戰爭會合起來。在這時期，對日寇本土的轟炸，自然要愈來愈猛烈，日寇對呂宋將以最大的力量來堅守的。據估計：呂宋島上日軍約有十萬到二十萬人，大部份佈置在美軍開始登陸的仁牙因灣區域。日寇陸海相在第八十六屆會議中發言，也說日本絕不會輕易放棄菲律賓。四日，史汀生陸長曾說：「菲律賓方面，日軍反攻的力量還很雄厚，因為敵人在呂宋及其他各地還有很多軍隊和飛機」。所以呂宋島之戰，還不能過早樂觀，而菲島之戰，可能還不限於呂宋島一地。

日寇在這個時候，對中國將採取什麼辦法？日寇在太平洋上，本已採取守勢，去年一年中，日寇在軍事上對中國正面戰場就是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的，結果是完成了。現在太平洋上戰爭重心既在呂宋島，因而盟軍在中國登陸的威脅日益嚴重，日寇必定以鞏固大陸交通線，「掃蕩」華北華中華南敵後我軍，以鞏固這條交通線以東直到沿海各地的防務和佔領為中心。敵人在緬甸若干地區以及阿恰布的撤退，也是為了設法鞏固中國戰場上的地位。當然，這不是說日寇在正面戰場不再進攻。為了打擊我正面戰場的力量，擴大佔領，威逼投降，決不會放鬆軍事進攻，同時，會繼續進行政治攻勢。就是為了爭取時間，進行其鞏固佔領，加強沿海防線，日寇也必定會在呂宋島之外，對正面戰場某些地區，繼續攻勢。這是不能不嚴重警惕的。

要特別着重指出的，是在呂宋之戰揭開後，敵人前進，加強敵後反「掃蕩」，爭取廣大的淪陷區，迎接盟軍登陸，動員一切力量準備反攻，已經更加迫切，絕對不能再拖延了。現在沿海一岸，幾乎全部淪陷，大陸交通線以東和以西某些地帶，都在敵人手裏，這就是敵後我軍負有頭等重要的任務，把所有淪陷區人民組織起來抗戰，把所有淪陷的國土全部收復。這在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一文中，已經明確而具體的指出。在大後方，則要千百倍努力，立即促成各黨各派各界的民主大團結，使一個民主大團結的政治機構能夠出現，來完成一切必要的動員工作。

桂境戰況

（中央社桂西前線某地十日電）（一）桂西河池前線，十日仍在對峙中，戰局無變化。天河敵陷在四把圩，戰局無變化。（二）我軍克復上金後，續向綏蘇局追，現我前鋒部隊已迫近龍津。

東南西北

△湖北三宗某報，發起「一升米節食救災運動」，共二千多月來捐款結果，共捐到食米市升一石九斗五升，但谷七斗九升六合，金三萬二千〇元十元。

△四川敘永、古藺有錢的人被紛紛的逼到四川南部縣一帶，十二月中旬會下大雪，凍死了不少。

蘇軍到達科馬諾城郊 比境走廊敵被迫撤退

·東線·

（本報綜合報導）匈埠戰事仍在對蘇軍有利的情勢下繼續展開，布達佩斯西北，德寇拚命想通過「救死」走廊，衝到匈京，而在付出其大的犧牲後，仍是白費力氣。蘇軍已佔領布達佩斯城區的一半。同時，多瑙河北岸蘇軍和多瑙河匯合處的科馬諾城附近，正繼續進行激戰。德方宣稱……圖在尼特拉河東岸阻止蘇軍的前進。在那一段地帶，蘇軍現已……

蘇聯情報部十日戰鬥公報說：……

·西線·

（本報綜合報導）從南北兩面向阿登山區德軍突出地帶夾擊的盟軍……

美參院外委會主席 重申美國外交政策

維護民族自決和弱小國權益 外委會將同國務卿舉行會議

（中央社華盛頓九日電）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今天說：……

法西斯的阿根廷不參加泛美會議

南國設攝政 蘇巴希奇將任總理

德潛艇又活動 特務在美登陸

意國研究民主法制 積極清除法西斯份子

法西斯的法律應即廢止

（中央社羅馬九日電）……

南國東波斯尼亞激戰 蘇格勒布偽軍頭目準備逃往德國

希臘解放陣線派員赴斯考比

美總統要求參院修訂石油協定

奧地利游擊戰蓬勃

祕密廣播電台號召人民進行解放戰爭

（塔斯社十日電）……

戰爭圈內

中英文化協會昨歡迎瑞德曼

羅馬尼亞職工會將舉行代表大會

討論組織總工會和參加國際工會大會

下川東教育片斷

交大貴陽分校決定遷移蘭州

勞軍濟難近況

市區翻修馬路 汽車站頭暫改

出席世界勞工組織會議 朱學範就要去倫敦

財部派員查賬 行號事先曉得

廣州灣問題

前警局科員貪污被逮

武大近訊

緬北我克壘允機場

另部我軍攻到離南坎二哩半

（中央社緬北前線十一日電）……

友聲

青年應為民主而戰

孔定

父子

小金

湯家齊着竹棍在後面追着啰：「叫你檢點柴，就像要你的命！要不是我的柴不夠燒，外面的柴賣的貴，我真不來求你。」我背着背兜邊跑邊摸着脚上被打的紅痕說：「你去賦試看，看媽會打來了你怕不怕。」

河壩裡，劉三娃子幾個早已在那邊了。見我就說：「大狗子，慢去，聽見子臉警站在那邊的船。」我把背兜放在沙堆後面，然後說：「狠老子怕哪，要怕今天就不要柴，三娃子，你去把那鑽探子引开，弊割了，我們大家照派。」我拿出以往的計策，吩咐着他們。

果然鑽探拿着棍子去追劉三娃子了，我們蜂湧而去，搶着船邊的散木花皮，我一眼看到船帮上的鐵釘，就只顧着拔，心裡想着：「硬是要過，起碼要賣不少錢。」突然一把大手抓得我頸子氣都吐不過來，原來他們跑光了我都不曉得。知道惱了心裡一緊：「先生，我是頭一次呀！」我哭了起來，「看你十一二歲的娃兒，長得就是一副賊像，饒我這次你們下次不敢來。」說着就把我拿的鐵釘，一只一只的把我的衣服釘子釘在船板上，我心裡倒有一點高興了，因為這比挨打要好得多，可我還是大聲的哭着。

[illegible]又去捉人們時候，我扯破衣服跑了。沙堆後面，三娃子看着我攔得稀爛的衣服笑了，我揹上他們分派給我的一分柴，回到家裡，媽怪高興的拿着去發火，可是破衣服上的洞更多了，媽說：「天爹賺了錢，錢多了，就給我做件新的。」

晚上，爹放工後喝晚飯，劉三娃子的爹劉么叔來了，坐下後，照例的又談着今晚的計劃：「大哥，昨晚的偽錢，李老闆說有四千多斤，他出四百塊錢，像這樣一月就是一萬二，叫我們這些小工拾半輩子也弄不來。」

劉么叔一邊吹着煙棒說：「今晚我看我二個去拿，大狗子跟。」他指着剛走進來坐下的三娃子，「他在後頭點，這樣我看就要快哂（快點）」說完就把煙棒遞給爹，爹接過煙棒就說：「說來也危險，像那個[illegible]，前天晚上就打，他拼着他的[illegible]，[illegible]晚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illegible]偷了廠裡一個保險子表啊，被查出了，到現在還關起的，唉！要是生活夠維持，走起不上的，話又說回來，要不是這樣，就守着廠的九百塊錢，我家三口人吃屁！」劉么叔接着：「我也不是？」

天上掛着一鈎新月，一切都模糊的看不清，我們憑着白天的記憶，摸向河壩，我和三娃子躲在水溝邊，等着後劉么叔的錢，過了一轉，一個黑影向我們這邊飛跑，心裡就有點害怕，碰了水溝見劉么叔的聲氣，「不好了，大狗子快跑，你爹打倒了。」話未說完拉着三娃子就跑不見了。

我嚇得發抖，爲了爹我不顧什麼的摸了過去，黑暗裡聽着一個驚聲在說：「[illegible]老子早就曉得你們今晚還不斷乎的……」那人的電棒光下，我看見爹倒在沙灘上，我不知道害怕的跑了過去，哭着抱起爹的腦袋：「爹，爹……爹。」那人這時也把電棒呆照着，半晌才嘆了一口氣。

過了一陣，爹才醒了過來，扶着我站了起來：「大哥對不住，兄弟是廠裡的小工，今天一時糊塗，瞄老兄高抬貴手，開個恩吧，看在這小娃兒的份上！」說着又在衣袋裡摸出幾張票子，遞在那人手裡：「一點點，就算是大哥今晚勞了神的吧，總要看在兄弟伙的面上！」

我知道爹在拿着話。

「原來是一道的人啊，那你就不該在我的班上來弄呀！本來廠裡倒不在乎你拿這一點，你們的張頭（即張領頭），這不是揩油摸的財，現在他那只能偷就要偷一二十萬。又像我先前在××沱分局的時候，劉處長，他媽一樣大胖子，不要說我們不放管，連局長都不問，不過像你今天先奶底我的責任呀，嗯，你瞧……」爹趕快賞又不斷的說着好話。那人又接着說：「要不是看你這小孩子可憐，哼！」說着就把電棒射着我，我低下頭。

那人在矇矓的電光下，發現了我，一副之帶苦笑着說：「這個就是你的娃兒嗎？真是跟老子，[illegible]，代代相傳毛。」

被服廠

陳紅藻

晚霧還未散開，海關結着白霜，一羣女人急匆匆地朝一座工廠走去，[illegible]，胸前掛着大小線衣針，一看就知道她們是被服廠去的女工。她們頭髮凌亂着，鼻尖下還掛着亮晶晶的清鼻涕，兩手又在懷裡，急促的走着。

「×先生！這件給我哦！」許多女工站在機衣機旁邊，向車工哭求。機器只顧軋軋地響，車工不理她們。一個年輕的，十五六歲的女工，走上前一步說：「先生，這件給我。」車工抬頭對她看看，問她：「你姓那個？」「我姓謝。」女工看見車工和她說話高興了，又走近半步說：「這件給我嘛！」車工笑笑點頭，打好就遞給她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搶上去說：「我等半天啦，你應給我一件。」「走開！」突然紫毛似的吼聲，嚇得老太婆一跳，但她並未走開，還是央求說：「我一天作不起十件，要不得來啦，你當做個好事！」「走開！臭死人！」車工更大聲怒吼了，老太婆默默退後兩步，職員們都笑了。第二件又打好了，幾個女工都搶前去接，車工看看每個人的面孔，把衣服塞給一個年輕的女工，那女工得意地走了。老太婆走到另外一架機器旁邊，那車工說：「沒得，走開！」老太婆又鬼討第三件，伸手去接，車工把衣服丟在一個年輕的女工頭上。老太婆不耐煩地尖聲叫道：「怎個，要來啦半天，一件得不着，你們不公道！」

一個職員跑過來吃道：「吵什麼東西！各人下去！」

老太婆說：「爲那樣不……我做啦我……天，工錢給我！」

那職員跟頭一齊說：「錢哪，錢到比期來拿。」劉園又叫衛兵「把她拉出去！」老太婆哭喪着臉，嘴裡嘀咕着走了。

從車工那裡撿得的事服，還要拿去打扣眼。一個做衣服盤扣的，[illegible]着火鍋的女工，抱了兩件衣服等了很久，不耐煩地說：「我先來，你給我打嘛！」那打扣眼的說：「[illegible]公」。女工說：「你說那樣？你才[illegible]！」她的話還沒有說完，[illegible]的口水吐在她的臉上了，[illegible]火了，一齊撲過去：「你們逞[illegible]，欺負人！」[illegible]們兩人廝打起來了。那打扣眼的用剪刀尖向她[illegible]

前天晚上就打，[illegible]的衣服[illegible]，職員車工[illegible]哈哈大笑，[illegible]：「打得好，打得好！」衛兵進來拉開兩人，一個職員說：「把這個對[illegible]出去！」女工[illegible]：「不消你們說！把工錢算給我，我作啦十幾天！」那職員說：「錢哪，錢到比期來拿。」女工揩着鼻涕叫喚，挽了一下頭髮，一路咒罵着走了。

「來扣子來！小扣子」「雖然這樣叫着，却並沒有誰拿來，她好扣眼，還是自己去找發扣子的人。一個背着娃娃的女工，坐在廊上，拖着兩片破布鞋，[illegible]了幾個大洞的衣服得好像[illegible]一層棉袖，娃娃在背上哭，又在地上，與[illegible]的。去向發扣子的人說：「你給我五件。」發扣子的人好像沒有聽見一樣，把扣子[illegible]完了，最後才對她說：「發完啦。」「[illegible]？」「發完了。」「[illegible]個呢？」發扣子的[illegible]眼睛，她不敢再問了，只好回頭到地下去找。找得了大小扣子，并不齊[illegible]加。晚上交衣服的時候，牧衣服的人說她沒有做完，做得不夠數，就不出分說，叫她明天不要來了，她眼圈一紅，默默把錢揣起[illegible]走了，[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忽然樓下大聲吵起來，職員車工們都跑到樓邊去看。原來一個衛兵揪住一個女工，大聲說：「她偷棉花，我抓住了[illegible]」

本來，每天規定領衣十件[illegible]，領扣子四十餘，七十件，行衣十件，從早做到晚，可以作起[illegible]的，因爲領[illegible]，常常不能如數。年輕的，漂亮的，會「交際」的，隨便做幾件沒有關係，完全不作，和外縣員車工們開拉也可以。年老的，你一得不到衣服的人，[illegible]得不到棉和扣子，還說你那些不對，總會被罷掉。[illegible]的勞動力，[illegible]有的是多數的，[illegible]吃，[illegible]可以打地鋪[illegible]，[illegible]可以得五元一件的工錢，在這樣月[illegible]人至少四五千元（不算房租）才能過活的城市裡，她們都得要做着計[illegible]大家的拚收進來，隨便把不如意的趕出去，當然很方便了。

吃晚飯「[illegible]」大家往[illegible]跑去，像[illegible]樣，[illegible]一個碗，一[illegible]子，[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一碗，[illegible]了，[illegible]來[illegible]分來[illegible]個人[illegible]一樣[illegible]，[illegible]吃[illegible]

學校不是這些孩子們的

杜韜

這幾天，下着雪，山里的氣候，更感到分外的寒冷。一羣小孩子，在雪花底下，跳躍在炭屑堆中。

「你們冷麼？不怕冷麼？」我走上去問他們。

「凍了做活，就是堆滿雪也得來撿炭啊」。一個大孩子，認出我不是來干涉他們的，別的孩子張着嘴說出驚訝的聲笑，繼續用小鋤在炭屑中扒。

「你們來這裡撿炭花，須要繳什麼手續麼？」

「啊！那廠頂損了。首先我得交三百塊給工廠，然後拾得的炭花與工廠對分」。一個頭髮長得好怕的孩子[illegible]答。另一個較爲乾淨的[illegible]說：

「每月三百塊錢，[illegible]五天對分一次」。

我數了他們的同伴，一共十個。

「你們都是一起的嗎？」

「都是對河村上的。」

「我說你們撿得的炭花都放在一堆的麼？」

「不，各人堆在各人的地方」。

「你們一天撿得多少？」

「最多不過二三十斤。」三個肉同樣說。

「我們一只手呼都在這里扒，都不夠家里伙食，還說來試苦，不來還堆積，這來苦。」一個女的叫嚷道。

「這里的煤不是很便宜的麼？總說百二三十塊可以買得百斤了，你看不可以將三百塊錢拿來買煤，一燒，下個月的用來做生意，這不是賠過藝學？」

「還學日子，有啥生意好給你做嘛」。繼面的孩子說，另一個搶上：「有一兩萬資本白是幹生意去了。你看我們這些人有那個能拿得一兩千元出來的？」他用手指了指我的有許多補釘的泥土粘滿了的袍子，然後爽朗的加上：

「要是有好心腸的人說些話，我們也好說些了。」

「你是怎麼說的？」

「我說有一個好人幫我們向工廠說說就好了：每月少交百五十塊，撿得的炭花就作三七分。」

我心裡突然辛酸起來，他們以爲我是×廠內的負責人之一，所以他們用希望的眼色看着我。

這時有三個孩子停下來不幹了，跑到較平的地方滾玻珠，不，不是玻璃做的珠子，而是用泥把煤炭好經過搓繞的珠子。他們開始玩起來了，我跑過去問：

「你們家里不可以送你們進學校麼？」

「讀啥子書啦，那東學校，那生不死的。」

「唔！讀書」。那麽[illegible]

新華信箱

[illegible]先生：你這樣的問題，我們只能貢獻一點意見，作爲參考，不敢說是代爲決定。

由你信上知道，你的家境相當困苦，你若回鄉去讀書，也未必就能在經濟上對家庭有多少幫助吧？[illegible]「膝下承歡」等等怕是在比較富裕的家庭中才能做得到，否則多到相對，老親憂慮增加，何以之宜做呢？

[illegible]

我們覺得，「入大工廠學習技術，預備作勞工」這[illegible]一條路，對你是適宜的。靠自己的勞力而生活，也正符合你不做剝削[illegible]的志望。而且在外做事，還比在農村中，可以更多接觸到許多朋友，在擴新的知識[illegible]，可以使自己立身處世的目標和方向更加確定起來。

不錯，教你留在學校裡做什麼？

OM（[illegible]）先生：

讀了你的信後，與常感動。你當然可以在同樣的條件下繼續你的本報，不一定用別人名義。（假設用別人名義，你也仍舊是我們的好讀者。）

到家鄉去組織民衆，保衛家鄉，這自然只是對於在淪陷區的操為才可以行。[illegible]的青年前去工作的，但是在目前情形下，我們還不可能抱以很大的期望[illegible]。[illegible]希望你能自己慢慢地找到機會，[illegible]你的願望，同時希望你不要性急，也不要以爲，回去不成，在此時此地就沒有一點事情可做。

學校教育雖不能使你滿意，但你現在學的是電機工程，那麼也不妨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地深一下。對大所希望的，只是減輕負擔，你自己却應該以學會一種有用的知識和能力爲滿足。

但我們的意思，不是：勸你埋頭讀書。不，你應該在讀書的時候，抬起頭看看周圍的環境，要看見在周圍的黑暗中，爭取光明的力量正在一天天抬頭。民主運動在廣大人民——在知識分子中像浪潮一樣地在增長着，值此受壓迫的青年更是熱烈的。我們可以從同學們間，同朋友，積着力量，漸漸地做起來。

怎樣使他們不說「五更想郎」一類的書？

[illegible]先生：

你自己「恢復從來對於學習信心」，而又不以個人學習爲滿足，還想在廠裡幫助中國結工友們，[illegible]我們十分敬佩的。

你說，在你周圍的工人中有許多人只想讀些[illegible]五更想郎一類的書，而當你想[illegible]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說：「你們有知識的人，何必和我們沒知識的人接觸呢？」

在目前情形下，我們以爲，你應該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和[illegible]他們的思想[illegible]，你和他們[illegible]的，[illegible]工友們的[illegible]是不和[illegible]的生活[illegible]呢？——假如是的，那就請你平[illegible]們[illegible]你了。

[illegible]學習上團結大家，固然是可以的，但是學習不能[illegible]生活。你必須在實際生活上和大家接近，從實際生活問題上[illegible]大家，[illegible]們的知識，那麼你才能和大家[illegible]在一起。

[illegible]承認，互相提[illegible]，[illegible]也是文藝。不過在內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們去接近[illegible]工友們時，[illegible]不一[illegible]從[illegible]生活[illegible]七[illegible]不[illegible]們的[illegible]，[illegible]他們在[illegible]上[illegible]了[illegible]步的時候，才會自己[illegible]不[illegible]的文藝作品。